

殷栗齋集

卷十一

卷十二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十二

開平張啓煌著

殷栗齋集抄本

卷十一
卷十二

北山堂藏版

香港中文大學古典精華編輯室發行
鮑思高印刷有限公司影印
戊寅夏日一九九八年初版

春秋天子之事也

春秋因魯史以成文立百王之大法正天下之綱紀筆則筆削則削寓褒貶于二百四十二年春秋之有褒貶猶詩之有勸懲焉古者太史輶軒采詩于閭巷之間觀民風以陳于王庭此天子之事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為天子之事故春秋亦天子之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猶曰春秋王者之迹成十二年左傳云世之治也諸侯問于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注王事闕缺則修私好由是言之春秋雖亂世其書事非皆天王之法哉知春秋非以魯當新王然後可以讀公羊傳知孔子無自託于素王然後可以讀春秋經趙氏云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

謂天子之事也、非也、如曰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即素王之妄說也、杜元凱序春秋左氏集解、辨素王之非甚詳、辟素王、則可以明春秋天子之事、即王者之迹、否則不識春秋、因此不識孔子、其不識孔子、實則誤會孟子、純正如陸稼書解孟子此言、猶曰夫子託南面、與伊周放揖同例、其去素王之妄說幾何、豈知天子之事、有權有道、聖人在上、權與道合、聖人在下、權與道分、權與道合、以行道為事、權與道分、以明道為事、明道者、明天子所行之道也、明天子所行之道、即是明天子所行之事、道猶涉于虛、事則証諸實、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為作春秋言之也、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仁者即上文仁心、仁聞、因先王之道、以
爲政之仁也、又曰、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不仁即無仁
心、仁聞、爲政、不因先王之道之人也、不仁在高位、播其惡於衆、可
知仁在高位、必播其善於衆、此互文也、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
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與馬者、非利
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位是仁、不仁之與
馬、舟楫、高位、尤仁、不仁之登高、順風也、高位、孟子指君位言、卻亦
兼臣位言之、史稱王晏石爲相、百姓如在水深火熱之中、不仁在
高位、播其惡於衆之最著者也、許衡爲國子祭酒、下至童子亦知

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仁在高位播其善於衆之最著者也其實仁不在高位亦足以播其善於衆嚴灘一絲繫漢九鼎蓋東漢節義由之矣不仁不在高位亦足以播其惡於衆王夷甫少無宦情而使神州陸沈百年邱虛不待其身居顯職而清談已村晉矣雖然均之播善于衆也有高位則急在當時無高位則俟之他時均之播惡于衆也有高位則功名利祿可使君子變化爲小人無高位則口舌文章僅以小人殺亂乎君子然則何代無不仁何代之不仁不以百千萬計而能播其惡于衆者少不能播其惡于衆者多何也有仁者在高位故也子產爲執政而殺鄧析孔子爲司寇而誅少正卯不仁其奈仁何然則何代無仁何代之仁不百千萬

計、而能播其善于衆者少、不能播其善于衆者多、又何也、有不仁
在高位故也、以元祐黨人、而不能逃紹聖之禍、以桓靈太學、而相
繼犯曹王之兇、仁其奈不仁何、易之小人道消、君子道長、卦之所
以為泰也、仁者在高位、君子道長之謂也、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卦
之所以為否也、不仁在高位、小人道長之謂也、假如仁者在高位、
不仁亦在高位、不泰亦不否、為調停中立之說、不得已其亦可乎、
曰不可、仁不仁同在高位、仍然播惡不播善、即善惡各自為播、而
受其善者之人、必不衆於受其惡者之人、伊古以來、調停中立之
主張、適以張小人之兇、絀而斷無有處君子之餘地、仁不仁同在
高位、則仁人之高位、終必斥歸不仁之手、而後已、未有仁而能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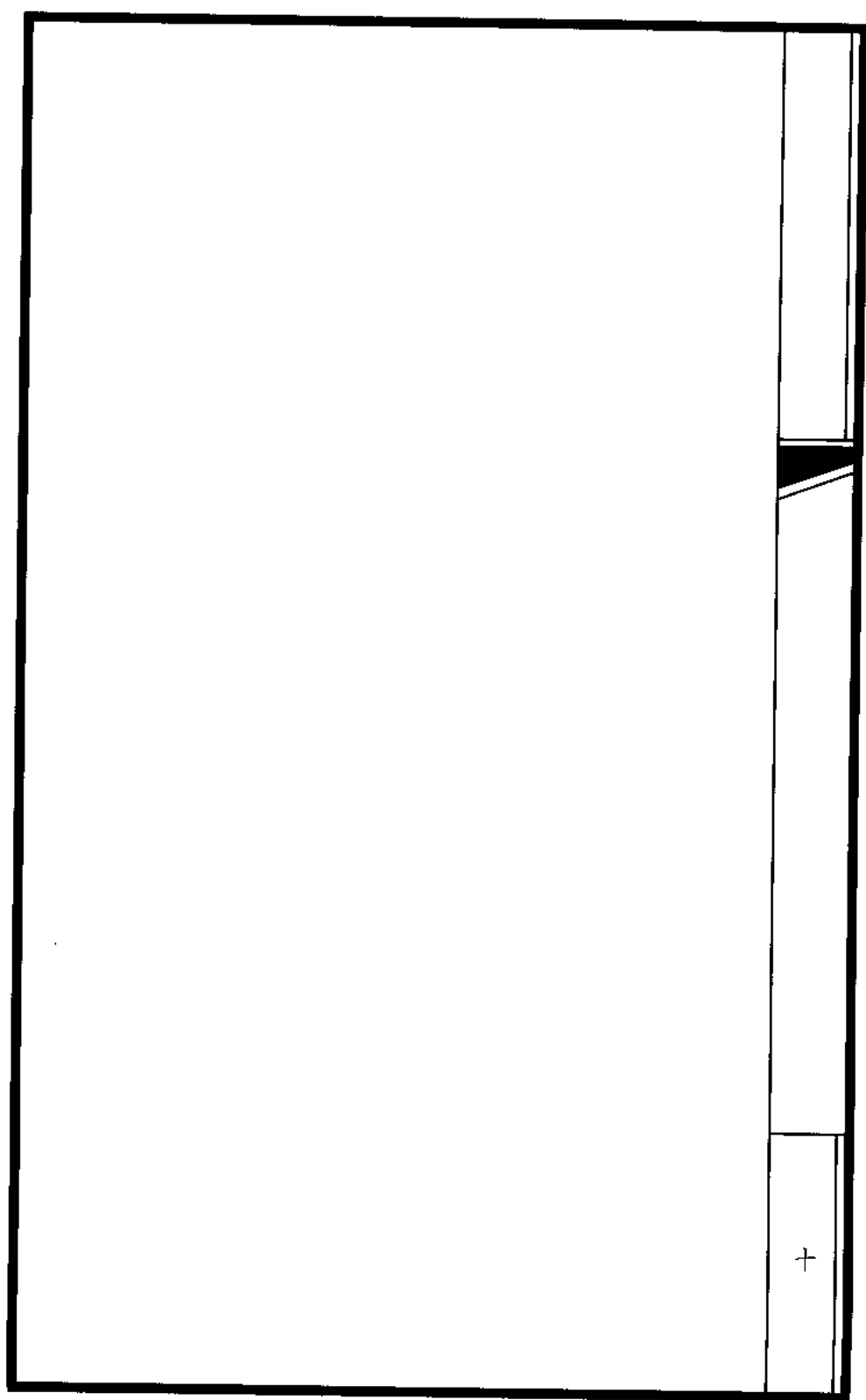
不仁爭者、仁人能與不仁爭、古今無亂世矣、雖然、仁人不能與不仁爭、猶為變遷而禍小、不仁又必將與不仁爭、則真變速而禍大、噫、天樞失權、破軍獨明、王良策馬、車騎滿野、至此尚堪言時事否乎、

下無學賊民興

孟子曰、下無學、賊民興、賊民之興、始于秦之陳勝吳廣、以前祇有
所謂賊臣、無所謂賊民、孟子何為出此言、蓋預知戰國必并于秦、
秦必滅學、滅學則必有匹夫橫行、起而亡秦者、孟子之言、燭照而
數計矣、伊古以來、亡國者必先亡其人心、亡其人心、必先壞其學、
術、學術既壞、于是人心風俗不可問、而勝廣之徒滿天下、不獨秦
也、漢之赤眉、唐之黃巢、明之李自成、張獻忠、皆賊民也、張李
尤甚、明史特立流賊傳、開前史未有之例、蓋深痛之也、然此特據
臂于一家一姓而欲亡之、其本意不在荼毒百姓也、勝廣亡秦、赤
眉亡漢、黃巢亡唐、張李亡明、亡其一家一姓、而百姓可以無事、即

有事指顧閒云尔、竟有一家一姓已亡、而百姓亦輾轉大遭荼毒、使遍天之下、無一尺寸乾淨土者、何清之俟、不知何年甲子、則以壞其學術之故、學術愈壞、則賊民愈甚、為害又烏知其所終極耶、噫、避秦何處、桃花源是淵明假設之詞、浮海居夷、遠東外無幼安生存之土、至是而孟子之言皆驗矣、夫孟子所謂無學者何也、人知不讀書為無學、不知人尽讀書更無學、以書非其書也、人知學校不修之無學、不知學校林立於天下、愈興學而愈無學、以學非其所學也、有異學、無正學、有偽學、無真學、三綱淪、九法斁、礼樂崩、禽獸橫、如此而云興學、不如無學之為愈、且直謂之無學可也、古之所謂讀書為學、六經以外無書、六經以外無學也、孟子曰、經正

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無邪慝、安有賊民哉、



孟子以伯夷太公為大老試將大老二字解明之

大老二字孟子之創言也此非以年而論若論年則伯夷之年必未及太公而孟子以伯夷太公並稱其故可知也韓五謂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事有超越天下之才誠有歷練天下之精神乃承得天下之大老此言得之矣語曰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百歲之童謂年老而不足以老稱也三歲之翁謂年非老而足以老稱也雖然以老稱尚未易以大老稱大老之稱伯夷太公而外唯孟子足以當之孟子稱伯夷太公其自稱也或曰圯上一老商山四皓伏生申公之徒亦孟子後大老歟曰比之孟子有遜焉獨其時無孟子而大老之名又未便虛懸於世則以圯上商山諸人

當之亦未為不可、其實地上、商山諸人、非完全之孟子、孟子則完全之伯夷、太公、或曰、韓五明言有治天下之事、太公治天下耳、伯夷何嘗有其事乎、曰、不然、伯夷治天下之事大矣、太公治天下有刑、伯夷治天下無刑、太公治天下者一世、伯夷治天下者萬世、孟子之意、重太公、尤重伯夷、觀太公之年老于伯夷、而孟子乃先言伯夷、後言太公、其不言之隱、讀書者宜讀出之也、或又曰、論大老既不以年、則朝廷用人、往往用老年、豈不足深責乎、曰、不然、同此才、同此德、而又有老年勝少年多矣、老年有經歷、少年無經歷、無經歷則其仁天下之心、未必即心即事、其治天下之事、又或事不從心、其超越天下之才識、往往為忌者中傷、其歷鍊天下之精

神未蹉跌可以堅持、一蹉跌則百鍊剛為繞指柔、古今如此者何
可勝道、噫、有才德之少年尚如此、無才德者犹待閔哉、用人者無
厭老成而喜新進、天下其庶幾矣、凡厭老成者、其人必如、
一曰、壽之老人、一曰、國之老人、一曰、天下之老人、一曰、
後之老人、一曰、百歲之老人、一曰、百歲之老人、一曰、
夏之老人、一曰、百歲之老人、一曰、百歲之老人、一曰、
厭老成而喜新進、天下其庶幾矣、
制王制曰、凡為國者、必先慎乎老、
人修而制曰、凡為國者、必先慎乎老、
以下病、何國之能壽者、此、
事、不然、何國之能壽者、此、

